

雪域西藏探索——

兼談西藏文字的創制與發展

李慧敏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助理

lhmo.lee@gmail.com

一、藏族的起源

談起西藏，我們的腦海裏可能會浮現出身穿紅色僧袍的喇嘛，然而真正的西藏，並不止這些。早在二萬年前，這塊經由亞歐大陸板塊激烈的碰撞擠壓，產生了地球上最遼闊、最高聳的西藏高原，就已經有史前人類的活動，據 2002 年第 29 期《美國地球物理學通訊》一篇由香港大學章典、李盛華兩位學者所發表的〈對西藏古人類手印、腳印化石的熱釋光斷代分析——兼論第四紀冰川時期西藏高原的古環境〉一文中提到，在距離拉薩堆龍德慶縣 85 公里、海拔 4200 公尺一處斜坡鈣化岩層上，發現了 19 個手印和腳印化石，以及一個火塘遺跡。經他們對這些印跡採樣標本，透過熱釋光斷代分析，測定其年代距今約 2 萬年前。在此之前所發掘的史前遺址如昌都卡若新石器遺址、拉薩曲貢、貢嘎昌果溝新石器遺址、皮央·東嘎遺址 V 區墓地、丁東居住遺址等，推斷年代最早也在距今 4300—5300 年前，因此此一發現，將西藏高原人類居住的時間提前了 1.5 萬年，而原先認為西藏人是在新石時代晚期遷入高原之說，也將改寫。

有趣的是，藏人對於自己祖先的起源，流傳著許多故事，其中較為人常提起的是，最初藏地並沒有人類，只有猴子和岩魔女。觀世音菩薩為了教化此地，派遣一名猴子力士哈努曼達前來，與岩魔女結合後生下一個不像父母、沒有毛和尾巴的兒子，此子愛食生肉、飲熱血，因此將他送到樹林中的猴群裏。過了一年，與他類似的小兒繁衍到四百，才有了西藏人。然而，這也僅止於傳說故事而已。

唐代以前，我們對西藏的歷史並不清楚，只能從一些較早的中文古籍裏加以推測，而藏人有記載是在其文字發明以後，傳說與神話的成份居多，真正較可信的史料撰述，始於新舊唐書。

《舊唐書》〈吐蕃傳〉：「吐蕃，在長安之西八千里，本漢西羌之地也。其種落莫知所出也，或雲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。……以禿髮為國號，語訛謂之吐蕃，其後子孫繁昌，又侵伐不息，土宇漸廣。歷周及隋，猶隔諸羌，未通於中國。其國人號其王為贊普，相為大論、小論，以統理國事。無文字，刻木結繩為約。」《新唐書》〈吐蕃傳〉：「吐蕃本西羌屬，蓋百有五十種，散處河、湟、江、岷間，有發

羌、唐旄等，然未始與中國通。居析支水西。祖曰鶻提勃悉野，健武多智，稍並諸羌，據其地。蕃、發聲近，故其子孫曰吐蕃，而姓勃罕野。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。其俗謂強雄曰贊，丈夫曰普，故號君長曰贊普，贊普妻曰末蒙。其官有大相曰論茈，……地直京師西八千里，距鄯善五百裡，勝兵數十萬。國多霆、電、風、雹，積雪，盛夏如中國春時，山谷常冰。……衣率氍毹，以赭塗面爲好。……其吏治，無文字，結繩齒木爲約。」

其中二書均提到「無文字」以「刻木結繩爲約」或「結繩齒木爲約」，可見在唐代中國人的眼裏，還未見其使用文字，關於這點應當存疑。而「吐蕃」的「蕃」字，古音唸「伯」，與藏人自稱〔boe〕，發音極爲接近，但不知「吐」字由何而來？「吐蕃」一詞，並非「以禿髮爲國號，語訛謂之吐蕃」，尙待考證。

二、略談藏文的創制

據《賢者喜宴》、《布頓佛教史》、《西藏王統世系明鑒》等書所載，藏文創制於西元七世紀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贊岡布（A.D.593—650）時期。大臣吞彌桑波札奉命赴印度留學，跟隨天種獅子和婆羅門利敬學習十明和梵文，返藏後依梵文蘭查體（圖1）創製藏文楷書（圖2），瓦爾都體（圖3）創製草書（圖4），並著文法書《三十頌》、《性轉頌》等八種，翻譯了《寶雲經》、《寶篋經》等梵文經典二十餘部。然而依據學者們多方的考據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，藏文應產生在松贊岡布以前，而在松贊岡布時才加以統一和制定。

在創制和使用的過程中，曾有三度修訂。第一次在七世紀中葉至九世紀初，第二次在九世紀初，由藏王赤烈巴金領導，噶瓦貝澤、究若路意堅贊、辛益些疊三大譯師主持；第三次在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，由仁千桑波等譯師陸續進行。其中以第二次修定影響最大，目前通行的藏文，基本上保留了第二次修定以後的面貌。

傳統上，藏文的使用和教學與宗教活動關係密切。因此，藏文教學及傳承主要仰賴寺院，一般平民百姓習字的機會不多，而寺院也以誦經、學習經論、譯經爲主。

究竟藏文有何等魅力呢？隨著藏傳佛教傳入臺灣，各個佛學中心林立，許多人對藏文充滿好奇，因此開始研習。然而在學習的過程中，總是遇到許多瓶頸。以下就個人淺見加以詮說：

從外觀看來，藏文有楷書和草書之不同。楷書（藏 dbu can）意爲「具字頭」，是因每個字母上方均有字頭橫劃；而草書（藏 dbu med）意爲「無字頭」，乃爲求書寫快速略去字頭橫劃。若以無字頭來區分，又有六種字體，分別是：大字母體、添頭加足體、長腳體、短腳體、行書體、草書體。一般來說，書籍或經典均採用楷書，又稱印刷體，而藏人平時書寫時慣用行書或草書。

इति स्यादयमिति च गत
स्यादिति त्वेति च गत

(圖 1) 梵文蘭查體

གཤམ་གཤམ་ ཅ་ཅ་ལྟ་ ཉ་ཐ་དྲ་ བ་མ་བ་མ་
 ཅ་ཅ་ལྟ་ ཉ་ཐ་དྲ་ བ་མ་བ་མ་ ཉ་ཐ་

(圖 2) 藏文楷書

बनजोरैरिअकृष्णा
अरकूरैरिबालु

(圖 3) 梵文瓦爾都體

1. संस्कृत संस्कृत संस्कृत संस्कृत
 2. संस्कृत संस्कृत संस्कृत संस्कृत

(圖 4) 藏文草書

ཀ ka	ཁ kha	ག ga	ང nga	ཅ tsa	ཆ tsha	ད dza	ཡ wa
ཇ ca	ཉ cha	ཇ ja	ཏ nya	ཞ zha	ཟ za	ར '(a)	ལ ya
ཏ ta	ཐ tha	ད da	ན na	ར ra	ལ la	ཤ sha	ས sa
པ pa	ཕ pha	བ ba	མ ma	ཏ ha	ཙ a		

(圖 5) 藏文三十字母與羅馬對音



(圖 6) 藏文元音符號

藏文共有三十個字母(圖 5)以及四個元音符號〔i〕、〔u〕、〔e〕、〔o〕(圖 6)，爲了助於發音，每個字母發聲時都加上了元音〔a〕。而藏文屬拼音文字，單一字最多之組合如下，重要的是基字，其他部份不一定具足。

元音位置：〔i〕、〔e〕、〔o〕

【上加字母】

【前加字母】(基字)【後加字母】【再後加字母】

【下加字母】

元音位置：〔u〕

其中元音符號只能單一出現一種，在拼梵音或咒音時例外，而三十字母皆可爲基字，前加字母則限定〔ka〕、〔da〕、〔pa〕、〔ma〕、〔'a〕，上加字母限定〔ra〕、〔la〕、〔sa〕，下加字母限定〔wa〕、〔ya〕、〔ra〕、〔la〕，後加字母限定〔ga〕、〔nga〕、〔da〕、〔na〕、〔ba〕、〔ma〕、〔'a〕、〔ra〕、〔la〕、〔sa〕，再後加字母限定〔da〕、〔sa〕，〔da〕在九世紀修定後不再使用。

有時翻譯的經典裏會見到〔ta〕、〔tha〕、〔da〕、〔na〕、〔sha〕(圖 7) 五個反寫字母，以及反寫之元音符號和一些非限定字之組合，純粹是爲了拼出梵音而已。



(圖 7) 五個反寫字母

學習藏文，拼音是很重要的一環，無論字母的前加、後加、上加、下加，都會影響基字發音，倘若拼不正確，再加上藏語口音有拉薩、安多、康巴等多種，可能會令藏人如墮五里霧中，不如用手腳比畫還快些。

拼音純熟之後，便進入文法的學習，由於藏文是動詞後置的形式，因此介系詞、格助詞等顯得格外重要，倘若未清楚判別主從，可能會混淆、曲解了原意。

此外，藏文尚有敬語、謙語、一般用語之別。對於長者、出家僧眾、社會地位崇高者使用敬語，自身用謙語；對於平輩、晚輩一般用語即可，在使用上須加以留心。

基本上藏文文法不僅有條理，也有規則可循。必讀經典之作爲吞彌桑波札所著《文法論根本三十頌》，簡稱《三十頌》，音譯《松局巴》，主要在談虛詞；以及《文法論性轉頌》，簡稱《性轉頌》，音譯《大金局巴》，談字母的陰性、陽性、中性，字母的拼音組合原理與動詞語法。此二著作合稱「松大」，一般代表「文法」之義。雖然近人多有發明體會，文法著述不下十餘種，仍是以「松大」爲根基，故研讀古典的「松大」，對基本文法的掌握極有助益。更進一步，再了解書面語與口語的差異，便不至混淆了。

總之，學習是一條無止境的道路。如果有孔子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的心境，任何事都不會感到困難。

三、藏文的發展及其影響

雖然藏文創制的時間比起中國要晚了數千年，卻擁有浩瀚的文獻，包括大量的金銘石刻、木簡木牘、文書經卷等。文字創造初期，由於吐蕃王朝信奉佛教，積極推展梵文佛經翻譯，廣羅學者重新審定藏文譯梵文之規則，並制定標準譯名，此一改革沿用迄今不衰，而當時大量翻譯的佛經原典，得以完整保存流傳下來，甚至包含梵文原典已佚失的部份。宋元時期的雕版印刷術傳入西藏後，更加速了文字的傳播。到了元代，甚至將所譯之經典，以八思巴的薩迦寺藏書爲基礎，編纂成第一部藏文大藏經，分爲甘珠爾（佛說部）和丹珠爾（論疏部），前者包括顯密經律，後者包括對經律的注疏與闡發、密教儀軌及五明雜著等，是藏傳佛教宏偉的著作總集。此外，還有數量龐大的著述和譯作，包括哲學、文字、聲韻、堪輿、醫藥、曆算、

史傳、文學、小說、詩歌、戲劇、格言等，在文學方面有《詩學》、《如意樹故事集》、《百贊詩》、《薩迦格言》、《水樹格言》、《甘丹格言》、《給薩爾王傳》等，戲劇方面有八大傳統藏戲《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公主》、《諾桑王子》、《蘇吉尼瑪》、《頓月頓珠》、《赤美滾丹》、《卓瓦桑姆》、《白瑪文巴》、《朗薩姑娘》等，史學方面有《布頓佛教史》、《西藏王統世系明鑒》、《賢者喜宴》、《安多政教史》等，傳記方面有《蓮花生大士遺教》、《五部遺教》、《密勒日巴傳》、《瑪爾巴傳》、《宗喀巴大師傳》、《頗羅鼎傳》等，地理方面有《世界廣述》、《衛藏勝跡志》等，醫學方面有《居希》、《四部醫典》、《月王藥診》、《晶珠本草》等，曆算方面有《星量法綜論》、《梵鋪瓦曆學》、《白蓮花教誡》、《星算之學寶鉢》等，由於西藏文化豐富多姿的面貌，在國際間逐漸形成一股專門研究藏學的風潮，儼然成爲一種銳不可擋的趨勢。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藏之藏文史料爲數不多，卻十分珍貴。關於「明清檔案」的由來，過程十分曲折。大約在民國十年，當時大陸的歷史博物館由於經費短缺，不知何人突發奇想，撿出一些殘破檔案裝入七、八千麻袋，共十五萬斤，以四千元代價賣給同懋紙廠作還魂紙（也就是今日所言的環保再生紙），後來經羅振玉先生發現，於民國十一年以一萬二千元買回收藏，還印了《史料叢刊初編》十冊，而民國十三年又以一萬六千元出讓給李盛鐸先生，最後在民國十八年，由當時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的努力奔走，以一萬八千元從李盛鐸先生手中購回，真是命運多舛歷盡滄桑。不過，再次見到這批檔案時，已經短少了兩萬斤，詳見徐中舒撰〈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〉，在史語所出版的《明清史料》甲編頁1。

這批史料目前所見的藏文檔案裏，最早是明朝的敕諭，皆爲藏漢合璧。而清朝的檔案裏，僅有一封第七輩達賴喇嘛噶桑嘉措寫給雍正皇帝的藏文書信。關於噶桑嘉措的身份，牽涉到清史上著名的六輩達賴喇嘛真偽之爭，這是一段錯綜複雜的故事。事實上，清廷並未封給他第七輩達賴喇嘛，而是封他「宏法覺眾第六輩達賴喇嘛」，反倒是封他的轉世靈童爲第八輩達賴喇嘛，這也等於間接承認了他是第七輩。至於爲什麼不封他爲第七輩而封他爲第六輩呢？主要原因是不承認倉央嘉措爲第六輩達賴喇嘛。當第五輩達賴喇嘛圓寂後，掌管政權的桑結加措秘不發喪達十六年之久，後來他立了倉央嘉措爲第六輩達賴喇嘛，就是赫赫有名擅長寫情歌的達賴喇嘛。後來拉藏汗殺了桑結嘉措取得政權，便以「荒誕不經」的理由，奏請清廷廢了倉央嘉措，另立伊西嘉措爲第六輩達賴喇嘛，但是青海諸蒙古不相信，迎來理塘的噶桑嘉措，認爲他是倉央嘉措的轉世。清廷在平定西藏之後，便承認了噶桑嘉措。

這封寫給雍正皇帝的書信並沒有標明年代，僅註明十月二十五日所寫。信中達賴喇嘛提到他不能離開理塘有些原因，也即將在十一月廿三日啓程了。由於歷代達賴喇嘛僅有噶桑嘉措出生在理塘，並多次往返拉薩理塘之間，可以肯定這是第七輩達賴喇嘛所寫。而他生於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乾隆廿二年（1757）年圓寂，經歷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皇帝，有關這封書信的確實年代及其歷史價值，請參見Francoise Wang(王微)《The Letter of the VIIth Dalai-Lama to the Emperor Shizong kept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, Academia Sinica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，古今論衡第3期。

學習少數民族的語言、文字是一件有趣的事，使我們能夠深入地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思想，在這過程中反思自己文化的優缺點，以及對整個民族的深遠影響，知道它的侷限性並加以改進和超越。

參考資料

- 劉立千譯註，五世達賴喇嘛著，《西藏王臣記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9月。陳慶英譯，達昌宗巴·班覺桑布著，《漢藏史集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王堯主編，《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》第五輯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12月。
- 諾吾才讓，《藏文早期翻譯史探微》，青海民族學院學報，1997年第4期。
- 卓尼·噶·貢布才讓，《藏文文獻目錄學》，青海民族學院學報，1995年第3期。
- 黃顯銘編譯，《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》，青海民族出版社，1993年12月。
- 瞿靄堂著，《藏族的語言和文字》，北京、中國藏學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廖本聖著，《實用西藏語文法》，法鼓文化，2002年5月。
- 蕭金松，《西藏文典“松居巴”譯註稿》，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0期，1979年7月。
- 蕭金松，《西藏文典「大金局巴」譯註稿》，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1期，1980年7月。
- 蕭金松著，《清代駐藏大臣》，蒙藏委員會，1996年。
- 賀文宣編著，《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》，北京、中國藏學出版社，1993年6月。
- 趙學毅、常為民、歐聲明編，《清代以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與活佛轉世制度史料匯集》，北京、華文出版社，1996年8月。